



“不得妄伐树木”禁令对道教戒律的影响

Johan Rols, Guoshuai Qin

► To cite this version:

Johan Rols, Guoshuai Qin. “不得妄伐树木”禁令对道教戒律的影响. 老子道文化研究, 2019, 1, pp.145-158. <halshs-04532191v2>

HAL Id: halshs-04532191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4532191v2>

Submitted on 10 Apr 2024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不得妄伐树木”禁令对道教戒律的影响

〔法〕寿酣（Johan Rols）* 著 秦国帅** 译

内容提要 《道藏》最早的一批戒律（3~4世纪）中谈到关于禁止砍伐树木的问题。《老君百八十戒》中第18条戒律即提到“不得妄伐树木”，本文从周、汉代禁止砍伐树木的思想及实践来分析魏晋南北朝“不得妄伐树木”的戒律，展现了古老的道教戒律（3~4世纪）“不得妄伐树木”与前此砍伐树木禁忌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远古之际，除了开垦新地以及对建筑木料的迫切需求外，对树木的砍伐、种植、剪裁都与节气密切相关。而受《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礼记》中时令传统的影响，时禁的做法和实践也从汉朝时开始出现。

关键词 道教戒律 农耕时令传统 汉代

本文主要考察《道藏》最早（3~4世纪）一批戒律中关于禁止砍伐树木的问题，以及道教戒律中经常会出现“不得妄”一词的含义。其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要用不恰当方式做某件事情。本文则借由《老君百八十戒》中的“不得妄伐树木”来探究“妄”的含义。

为什么这条戒律不对如何较好地砍伐树木多发一言呢？初看起来，

* 寿酣，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学院在读博士生，受教于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并参加该校与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合作的博士计划。

** 秦国帅，齐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妄”并非一个难以定义的提法，其实却是用来指称古代诸多依节气而调节农业活动的禁忌。事实上，在最早一批的道教戒律出现之前，这些禁忌就已如日经天，正逢其时，而究其根源，则是与肇始周末（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递到西汉（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的诸多不得破坏自然的论辩有关。我们也正是依据这一时期“不得妄”及其不同类型的讨论，如哲学性的专论、律令以及视树木森林为重要之“材”的时令和时禁等之间的关系，来尝试理解“不得妄”的意义。

一 “材”与周代的农业文明

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周朝（公元前12世纪至前3世纪）肇端于渭河盆地（即今陕西和山西）中心区域，随后，其领地范围逐渐西出渭河，东至黄河中下游，向南则到达长江流域，因不断开垦荒地而整治出大面积的可耕之田。他们建立了一种农耕制度，其中，对“材”的利用理论上是与季节的韵律相契合的。对于周朝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他们传说中的祖先启^①和稷两人都发挥着重要的象征作用，尤其是前者，还在神秘的五帝时担任过农业官。启代表着周朝社会对起初农耕技术的掌握，而稷则被供奉在农业神明之列，周朝覆亡之后，对他的崇拜却延续了下来。^②

应该说，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周朝社会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诗经》的注解构成我们关于植物人种学方面的重要知识，^③其关于田园生活以及季节性活动的描述，影响了后来官绅关于人类活动应当与季节相协调这一方面的反思与思考。于是，一种共识之思开始流行，即农耕活动应该遵循季节的流转，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许多经常会用来表达这种要求的提法，如时

① 此处疑应为“弃”。尊重原文，译为启。

② 参见 Li Guoqiang, *L'homme et l'arbre dans la Chine antique: connaissance naturaliste et contexte social*, Paris: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thèse), 2005, p. 87; Chavannes Edouard, "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Appendice: Le dieu du sol dans la Chine antique*, Paris: Ernest Leroux, 1910。

③ Li Guoqiang, *L'homme et l'arbre dans la Chine antique: connaissance naturaliste et contexte social*, Paris: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thèse), 2005, pp. 90-91。

序、以时、顺时、顺天、时政、时则等。这种对植物生长规律的尊重并非仅建立在农业这一大背景之下，对天神或地祇之怒的恐惧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不遵守这一自然规律的聚落来说，它们要承担遭受灾害的风险，比如地震、洪水、歉收、蝗害或者新发生的其他一些灾害。因而，对惹怒神明的持久恐惧，也影响着农业活动法规的制定。自周至清，“神明不豫”等类似的表述就在朝廷的政治论辩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①

到公元前4世纪时，孟子认为，对于良好的政府治理来说，掌握农耕技术是必不可少的。^②《孟子》中的一篇提到梁惠王在黄河水灾期间曾就如何采取措施帮助灾民免受饥馑之苦的新型治理措施咨询过孟子。因为尽管梁惠王做了努力，他的民众数量并没有比邻国增多。对此，孟子告诫梁惠王说，最为紧要的是预先进行农业治理，进而也就不担心灾害的到来了。农、渔、林业都必须进行管理。此外，他还建议梁惠王不要过度开发这些资源，必须尊重某个特定地方的资源（即他所说的池鱼和林木）的再生周期，以期不要使之穷尽。^③因此，樵夫只能在恰当的时间开山伐木（“斧斤以时入山林”）。同时，孟子还对梁惠王避免饥荒的方式提出了警示，即他的民众应该既不要忽视农业和畜牧劳作，也不要忘记儒家伦理（孝和悌）；除此之外，梁惠王本人还应当与贫民共享财富并在需要时开仓赈济。

（孟子对梁惠王）曰：“王如知此，^④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⑤

① 参见刘继刚《中国灾害通史·先秦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焦培民《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

② 《盐铁论》认为，对于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农业来说，儒家的政治地位要较商业经济更为有利。参见 Jean Levi, *La dispute sur le sel et le fe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0。

③ 孟子的这番话曾被当时（2007~2016）中国的领导人多次引用，目的在于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与21世纪的环境问题联系起来。众多的学术研究也将孟子的这段话归类于现代的“生态”以及“环境保护”主题之中。不过，对于一种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文明来说，借由文化精英和智慧之士来表达对农业活动的规定等思想则是正常之事。

④ 所谓“如知此”，即孟子之前提到的例子：“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⑤ 《孟子》卷一《梁惠王上》，《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1984。

假此王道,^① 社会生活从总体上就顺应了宇宙秩序和自然韵律。准此, 国家作为这种宇宙秩序和中华文明之间和谐一致的守望者的角色, 因帝国礼仪的存在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周朝末年开, 政府治理的原则与相应的宇宙论^②表述就无所不见于关于制度建设的讨论当中, 如荀子所说的那样:

天有其时, 地有其财, 人有其治, 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 而愿其所参, 则惑矣。列星随旋, 日月递照, 四时代御, 阴阳大化, 风雨博施,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 不见其事, 而见其功, 夫是之谓神。^③

在此, 荀子提到了一个观念, 即农业实践与资源利用建立在一种以天、地、人三者为核心的宇宙秩序模型之上。^④ 其中, 每一方都有特定的作用: 天代表着阳和时, 季节和气候现象的出现就是来源于天;^⑤ 地意味着阴和生,^⑥ 负责大地万物的创生; 至于人, 则主要是依礼而敬天与地各自的创造之功。程艾兰 (Anne Cheng) 的研究表明, 战国时期 (前 3 世纪), 人逐渐取得了天与地的沟通者这一精神性的角色, 因而处于世界以

① 参见 Léon Vandermeersch, *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 recherches sur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rchaïque*, Tome 2, *Structures politiques, les rit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0。

② 参见 A. C. Graham, *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IEAP Occasional Paper and Monograph se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86; Marc Kalinowski, "Fonctionnalité calendaire dans les cosmogonies anciennes de la Chine," *études chinoises*, vol. 23, 2004, pp. 87 – 121; Isabelle Robinet, "Le rôle et le sens des nombres dans la cosmologie et l'alchimie taoïste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94, n°16, pp. 93 – 120。

③ 《荀子》卷十七《天论》,《四部丛刊》本。

④ Anne Cheng, "De la place de l'homme dans l'univers: la conception de la triade Ciel-Terre-Homme à la fin de l'antiquité chinois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83, n°3, pp. 11 – 22。

⑤ 自战国时起, "天的行动就越来越被理解作为一种非人格且有序的力量, 并借由自然规则对世界发挥作用"。参见 Marc Kalinowski, "Astrologie calendaire et calcul de posi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 Les mutations de l'hémérologie sexagésimale entre le IV^e et le 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96, n°18, pp. 81 – 82。

⑥ 在一些文本中, 天象征着生, 而地象征着养。参见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

及宇宙力量（阴和阳）的中心。^①

基于人与宇宙秩序之间的这种关联，一些复杂的人类活动法规开始以时禁的方式付诸实施。一旦时禁不被遵守，诸多灾难（神惩）则开始肆虐流行。

二 伐树的时禁

公元前3世纪至前1世纪，即统一的集权帝国开始建立的时期，诸多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书写传统，并刻画出了一不同禁忌相互混杂的场景。这种传统的展开，是围绕着这样一种理念，即政府治理的模式应该与相应的宇宙学说和天时星相学说相一致，我们可以称这种传统为“时令”（许多学者还探讨过“月令”这一文学类型^②）。大部分时令所涉及的是根据阴历（每年的正月开始于阳历春季的一月和二月之间）来安排社会和仪式活动。皇帝应该遵守这些时令，并根据月份和季节的不同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及禁忌等。这些时令也就意味着，“借由严格的规则，可以确定天象与人事的准确顺序”。^③在这些描述时令的著作中，有三部著作（见表1）对于儒家的论述以及六朝时期道教科仪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④

第一，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秦国吕不韦编纂的《吕氏春秋》。^⑤这部著作所描述的是稍早于秦始皇统一六国进而建立第一个中华帝国之时的历史。《吕氏春秋》由三部分组成：纪、览和论。Grigoriï Tkatchiënko 的研究

① Anne Cheng, “De la place de l’homme dans l’univers: la conception de la triade Ciel-Terre-Homme à la fin de l’antiquité chinois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83, n°3, pp. 13 – 14.

② 参见 Kaichen Dong,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Treatises in the Style of ‘Monthly Ordinances’ Yueling,” *Journal d’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28e année, bulletin n°34, Juillet-décembre, 1981, p. 245.

③ Grigoriï A Tkatchiënko, “Sur la composition du Shi’erji dans le Lüshi chunqiu (Printemps et automnes de Lüshi),”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91, n°13, p. 122.

④ 参见 James D. Sellman, *Timing and Rulership in Maste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Lüshi Chunqiu)*,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2), pp. 18 – 19.

⑤ 关于注解本，参见陆玖《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11。相关词条，参见李学勤、吕文郁编《四库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第1878页；关于其法语译本，参见 Ivan Kamenarovic, *Printemps et automnes de Lü Buwei* (Paris: Le Cerf, 1998)。

表明,借由其章节数目的象征意义,这三部分代表的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组合。^① 第一部分包括 12 章,每一章对应于一年的一个月(十二纪),而十二个月又代表时序以及天象。并且,每一章又分为 5 节,这样全书就共有 60 节(数字 60 是天数)。笔者愚见,《十二纪》可能是时令的最早版本。

第二,淮南(今安徽省)王刘安的哲学著述集《淮南子》。^② 这些著述虽内容各异,却提及了汉初广泛使用的一些与宇宙论相关的概念。当然,《淮南子》中也包含一些影响各不相同的作品,如阴阳五行学派、法家、儒家以及黄老道家的思想等。在这些著述中,《时则训》构成了时令的第二个版本。

第三,《礼记·月令》为文化精英关于时令所依重借鉴的版本。^③ 从梁朝(公元 4 世纪)开始,诸多新的《月令》版本开始涌现,随后,元朝和清朝时期,科举考试使阅读《月令》成为必需之事。^④ 不过,早在公元交替之际,《月令》就已被纂入了我们后来所称的《礼记》当中。^⑤

这三种版本面向的对象都是王室,其禁令集中、汇合以及反映了秦朝和西汉时期的实践与信仰。同时,这些著作还杂糅着对西周末年时令仍取决于相关的宇宙论与星相学这一背景下经济、军事以及政治活动的评价。^⑥

-
- ① Grigorii A Tkatchienco, "Sur la composition du Shi'erji dans le Lüshi chunqiu (Printemps et automnes de Lüshi),"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91, n°13, p. 123.
- ② 关于注解本,参见陈广忠《淮南子》,中华书局,2012;李学勤、吕文郁《四库大辞典》,第 1880~1881 页。法语译文,参见 Charles Le Blanc et Rémi Mathieu, *Philosophes taoïstes, Tomes 2: Huainan z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003。
- ③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16。
- ④ 参见 Kaichen Dong,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Treatises in the Style of 'Monthly ordinances' Yueling," *Journal d'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28e année, bulletin n°34, Juillet-décembre, 1981, pp. 233-234。
- ⑤ 关于对这三种版本的起源以及相关资料之间的勘比等研究的批判,参见 Charles Sanft, "Edict of Monthly Ordinances for the Four Seasons in Fifty Articles from 5 C. E.: Introduction to the Wall Inscription discovered at Xuanquanzhi, with Annotated Translation," *Early China*, Vol. 32, 2008-2009, pp. 153-168; Dong Kaichen,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treatises in the style of Monthly Ordinances Yueling," *Journal d'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2e année, n°3-4, 1981, p. 233; 王梦鸥:《礼记月令校读后记》,《三礼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第 251~265 页。
- ⑥ 参见 "Proper time in the cosmic, historical, and moral realms," dans James D. Sellman, *Timing and Rulership in Maste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Lüshi Chunqiu)*,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2, pp. 117-150。

不过，其目的则在于将时令与天人感应思想^①联系在一起。如同礼法所要求的那样，时令的实行可以确保宇宙秩序（天地的秩序）与人之间平衡，而这又通过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体现出来（见表1）。

这些有关林木资源的时令讨论，表达了协调宇宙与人类世界之关系的意图。在这些著作中，伐树木（或树枝^②）的禁令主要涉及春、夏两季：春初，禁止破坏植物的生长周期（胚芽和新枝）及其成长，随后，三月时，掌管林泽之官野虞需要监督桑柘之木不被砍伐，^③ 六月亦然，不过此时任何树木都不得砍伐，因为此时“树木方盛”。秋、冬之季，时令所涉及的则更多是文化活动，^④ 比如，冬至时收集树木和竹片，到十二月（阳历一月）时收集薪柴以供燎仪之用。这种仪式牺牲有无俱可，主要还在于燃烧牲柴，以祭上帝（天）或地祇。^⑤

与时令相同，秦朝（公元前3世纪）的《田律》^⑥ 同样也提到了春季禁止砍伐树木：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水。^⑦

不过，从其使用来说，这些禁止砍伐树木的规定和禁令又是复杂多变的。

① Anne Cheng, “De la place de l’homme dans l’univers: la conception de la triade Ciel-Terre-Homme à la fin de l’antiquité chinois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83, n°3, pp. 18 – 19.

② “木”亦同样可指称树的枝条。

③ “桑”，极有可能是一种野生物种。《诗经·黄矣》曾桑、柘并提，“作之屏之”。参见 Li Guoqiang, *Le mûrier dans la Chine antique: rites, mythes et symboles*, Louvains, Peeters, 2013, p. 29.

④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区分五季当中每年的活动，其目的则在于五行相配合。与地祇相关的季节是夏、冬之间的一段时期。

⑤ 关于《月令》中的“薪柴”，参见 Li Guoqiang, *L’homme et l’arbre dans la Chine antique: connaissance naturaliste et contexte social*, Paris: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thèse), 2005, pp. 400 – 414.

⑥ 这是一部刻于竹简上的秦朝法令，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墓。根据公元前3世纪的这些文献，《田律》源出于《秦律十八种》。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72页。

表 1 各版本时令中的禁伐树木

	孟春之月	季春之月	孟夏之月	季夏之月	孟秋之月	季秋之月	仲冬之月	季冬之月
《礼记·月令》	是月也…… 禁止伐木	是月也，命野 虞毋伐桑柘	是月也…… 毋伐大树	是月也，树木 方盛，乃命虞人 入山行木， 毋有斩伐	/	季秋之月； 是月也，草木 黄落，乃伐薪 为炭	日短至，则伐 木，取竹箭	乃命四监收秩薪 柴，以供寝庙及百 祀之薪燎
《淮南子·时则训》	立春之日 ……禁伐木	乃禁野虞， 毋伐桑柘	毋伐大树	是月也，树木方 盛，勿敢斩伐	/	是月草木黄落， 乃伐薪为炭	是月也…… 则伐树木， 取竹箭	乃命四监，收秩 薪，以供寝庙及百 祀之薪燎
《吕氏春秋·十二纪》	是月也…… 禁止伐木	是月也，命野 虞，无伐桑柘	是月也…… 无伐大树	是月也，树木 方盛，乃命虞 人入山行木， 无或斩伐	至于国邑之郊， ……不伐树木 (本句出现于 “怀柔”节)	是月也，草木 黄落，乃伐薪 为炭	日短至，则伐 林木，取竹箭	乃命四监，收秩薪 柴，以供寝庙及百 祀之薪燎

在大多数季节和月份,《日书》^①里的日禁与这些砍伐的吉日、凶日是相重合的^②,而在“树木”这一总称之下,砍伐的日期也具体到了某些特定的品种(如枣树、桑树等)。^③不仅如此,日期还被分为12种,^④比如,破日时可以砍伐树木。

破日,可以伐木。^⑤

此外,逢节庆及行仪之时,这些日禁还反映出重要的象征性含义,^⑥“比如,当春旱祈雨时,人们便不能砍伐树木”。^⑦据刘增贵(Liu Tseng-Kuei)的研究,砍伐树木的日禁表现出了三种不同层面的信仰。

——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季节以及太阳与月亮之间的能量循环不能被打乱。

——人与神明的关系。逢节庆或行仪之日,或与森林神明相关时,这些禁令就极为严厉和细致。一旦违反,神明就会引致疾病、厄运以及灾难。

① 《日书》是对秦以及西汉时历日、秘诀等书的一般性称谓,“包含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以及区域和地方性习俗宗教等方面隐秘未刊的信息,进而表明了时间控制技术对于个人命运及其公私活动等方面规定的强烈掌控”。参见 Marc Kalinowski, “Les livres des jours (*rishu*) des Qin et des Han: la logique éditoriale du recueil A de Shuihudi (217 avant notre ère),” Leiden-Boston: *T'oung Pao*, n° 94, 2008, p. 2。

② 吉凶之日的计算方法取决于时、日、月、季等。

③ Liu Tseng-Kuei, 《Taboos: An Aspect of Belief in the Qin and Han》, in John Lagerwey et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ought Han (1250 BC – 220 AD)*, Leiden-Boston, Brill, 2009, p. 905.

④ “日分十二种:建,除,盈,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每月中俱有十二日,一年中每一日的性质构成常规性的循环。十二日中的每一日都有自己的特质,或吉,或凶,从其名称中即可看出。”参见 Liu Tseng-Kuei, 《Taboos: An Aspect of Belief in the Qin and Han》, in John Lagerwey et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ought Han (1250 BC – 220 AD)*, p. 896。

⑤ 《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第127页。

⑥ Liu Tseng-Kuei, 《Taboos: An Aspect of Belief in the Qin and Han》, in John Lagerwey et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ought Han (1250 BC – 220 AD)*, pp. 896, 895.

⑦ Liu Tseng-Kuei, 《Taboos: An Aspect of Belief in the Qin and Han》, in John Lagerwey et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ought Han (1250 BC – 220 AD)*, p. 939.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降生、婚配、妄言、作恶等），以及对从农业知识而来的砍伐树木资源（果木、桑树以及材木等）的规定。^①

总之，秦汉时期关于砍伐树木资源的禁令，既出在毗邻国家权力核心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当中，又同样出现在与法律或日常禁令做法相关的行政文书中。当公元2世纪西汉帝国分崩离析时，这些出自不同论著和各种实践的时禁，深刻影响着第一次道教思潮中的集体生活及其戒律的制定。

三 “不得妄伐树木”的道教戒律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公元3世纪时的三国（魏、蜀、吴）分裂是一段动荡的时期。然而，参照周朝末年的战国时期，我们可以说，这种天下三分又是一种文化上的更新时期，标志着新的思想趣向（如清谈和玄学）的产生以及艺术的发展（书法、绘画以及诗歌），同时促使新的宗教思想的出现。这些新的宗教思潮之所以出现，或是借由商路而受外国的影响（佛教），或是与汉朝的文化实践“半分裂”，如汉末的两大“道教”运动——黄巾道和天师道。

5世纪，裴松之在注解实行时令的天师道及其宗教首领张鲁（？~216）时说道：

（五斗米师^②）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③

这条评论是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插入的。《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从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下半叶的纪传体历史著作，是中国历朝的官修史书之一。晋朝陈寿（233~297）首倡纂修了《三国志》，然而，只有编纂于刘宋（420~479）时的裴松之（372~451）注解版本流传了下来。裴松之

① Liu Tseng-Kuei, 《Taboos: An Aspect of Belief in the Qin and Han》, in John Lagerwey et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rough Han (1250 BC - 220 AD)*, pp. 946 - 947.

② 此一名称即是指天师道。

③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中华书局，1964，第264页。

认为他从天师道的实践当中发现了《月令》的影响，极有可能是因为，到5世纪时《月令》已成为时令的经典参考资料。不过，裴松之笔下的“月令”同样也可能是指一般意义的时令。总而言之，更为可能的情况是，裴松之并没有区分《月令》与汉朝时所使用的不同时令做法。但无论如何，天师道将时禁付诸实践，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在其所使用的一份最为古老的戒律清单，即收入《道藏》而流传于3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天师道的戒律是否与月令存在对应关系呢？

在这180条戒律中，有一条显然是能够与时禁联系在一起的：

第九十五戒者，不得冬天发掘地蛰藏。^①

另外一条戒律则表明了天师道徒们遵守禁忌的重要性，不论是谁，不论去到哪里，俱是如此：

第一百五十八戒者，入他国必先问其所禁忌。^②

除此之外，诸多使用“不得妄”一语的戒律也明确表明了其与时禁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在《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不得妄”共计出现了15次（占有所有戒律的8.3%），其中，6次涉及环境的恶化（第18、19、47、97、121、134戒^③），2次要求在人际社交之礼中保持距离（第122、156戒），其他则涉及对人、畜以及钱物的尊重（第5、6、17、20、23、103、129戒）。在《道藏》中，“不得妄”则相对规律地是指人类的两种行为：不得妄动及不得妄言。

笔者认为，当“不得妄”被用于与环境相关的戒律时，主要是指时禁之类的行为和做法，因为《老君说一百八十戒》既没有提到神明的重要

① 《正统道藏》562, 008a。

② 《正统道藏》562, 011a。

③ 编号依据6世纪六朝末编纂的《太上老君经律》。参见《正统道藏》562, 2a-20b；《中华道藏》卷八，华夏出版社，2003，第581~586页。

性，也没有提到神明的作用。在此情形之下，禁止妄伐树木的戒律是不太可能与对树神^①的保护联系在一起的，或是与其他信仰实践有关（卜筮、驱邪、治病等）。事实上，时禁中并未出现这一术语，相反，时禁中使用的表述方式是“毋敢”以及“禁止”。只是在范曄编纂的《后汉书》中，“不得妄”的句式才出现了一次：

不得妄捕山林。^②

而《后汉书》的表述方式与《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戒律是非常相似的：

第十九戒者，不得妄摘草花。^③

第九十七戒者，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④

第十八戒者，不得妄伐树木。^⑤

然而，与《老君说一百八十戒》拥有相同含义之戒律的其他道教经书却没有采用同样的句式：

道学不得无故伐树木。^⑥

学士及百姓子，斫伐树木摘果华罪。^⑦

不过，在随后宋朝于1029年编纂的一部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中，出现了一条与汉朝的日禁相似的戒律：

① 关于树神，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55～373页。关于树神与社稷，参见Chavannes Edouard, “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Appendice: *Le dieu du sol dans la Chine antique*, Paris, Ernest Leroux, 1910。

② 《后汉书》卷三八《法雄传》，中华书局，1965，第1278页。

③ 《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太上老君经律》，《正统道藏》562, 005a。

④ 《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太上老君经律》，《正统道藏》562, 008a。

⑤ 《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太上老君经律》，《正统道藏》562, 005a。

⑥ 《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及《无上秘要》。

⑦ 《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及《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七。

勿以四月八日杀伐树木。^①

但无论如何，“不得妄伐树木”一语再未见于其他的道教文本当中。当然，佛教的戒律中也未出现过此语。在东晋早期出现的《十诵律》中，有一条戒律与道教的戒律十分相似，其含义也与月令表中春、夏两季的时令接近^②：

不得斩伐草木。^③

上述佛教戒律所指涉的同样亦是农业领域，不过，相比较而言，是一种“起自异域”的宗教行为和实践。这条戒律更有可能是受中国社会的影响。

参照上引其他戒律，将“不得妄”作为副词使用的道教戒律，意味着对树木的砍伐要遵循共同的规则。北魏末年的农学专著《齐民要术》中关于伐木的语句，^④与本文所引无异，即出自《孟子》、《礼记·月令》以及《淮南子》。贾思勰同样认为，禁令与季节流转、对灾害的恐惧以及时令等是不可分离的。既然6世纪文人的知识中尚保留早在秦以及西汉时期制定的月令传统，那么，“不得妄伐树木”的含义似乎仍旧是与农业以及季节性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结 论

本文展现了一条最古老（3~4世纪）的道教戒律即不得妄伐树木与砍伐树木禁忌之间的逻辑关联。远古之际，除了开垦新地以及对建筑木料的迫切需求外，对树木的砍伐、种植、剪裁都与节气密切相关。而受《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礼记》中时令传统的影响，时禁的做法和实践

① 《云笈七签》，《正统道藏》卷三三。

② 参见本文中的月令表。

③ 《十诵律》，《大正藏》，CBETA 电子佛典集成，第23册，No. 1435，第40卷，<http://tripitaka.cbeta.org>，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2月19日。

④ 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华书局，2015，第616~623页。

也从汉朝时开始出现。

到5世纪时，裴松之关于天师道对月令的使用，完全来自他自身固有的认识。月令与天师道思想之间的这种亲近关系，是裴松之作为一位倾向于参考儒家经典的文人而对道教历史做出的主观解读。事实上，《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在魏晋时期首先是一种社会组织性的表述，其内容也表明了对汉朝习俗、信仰以及农耕实践的一种延续，且其所受影响也显然并非来自佛教某种特定的观念。

尽管我们难以确定“不得妄”的准确含义，但其意义却最终与各种不同的惯常实践做法（农业、法律、择日及卜筮之书、时令等）相近，且同样以“以时”观念作为基础。换言之，不得妄伐树木，主要还是基于当时比较流行的应该遵照预定的吉日这种认知来考虑的。